“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几纸家信、几通电话，连起了春节里牵挂的两头
我有所念，远隔万里。今朝除岁，勿念，勿念——

身在他乡 心向故乡

本报记者 **孙亚慧**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但对于几十年前出国留学的海归来说，大年三十听一听家里人的声音都是奢侈的愿望。两三周才能寄到的越洋家书、一分钟几十元人民币的国际电话费，都是为了团圆，为了弥补无法陪伴在身边的缺憾。

一页薄纸寄思念

慕尼黑，与北京相距7700多公里，静静地躺卧于阿尔卑斯山北麓伊萨尔河畔。1981年，顾俊礼来到这里，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国际政治专业，一待就是3年。

“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今年已是80岁高龄的顾俊礼，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一刻也不曾忘记自己当年赴德学习的初衷，“我们的目的特别单纯，就是想学成回国之后能为国家做点事儿。”

千山万水，重洋远隔。不曾回过家的3年里，书信成了顾俊礼与家人保持联系最重要的方式。“在外的时候啊，最想的就是家里”，这位八旬老人动情地告诉本报记者，“德国朋友很友好，他们家中有电话，偶尔也有机会让我们借用他们的电话打给国内，我们就会打个一两次。当时，打一次电话回国要花很多钱，我们不好占用人家的电话太长时间，还是写信多。”

写信，也并非能装满所有想说的话，纸张多了会变重，邮资也就随之上涨。顾俊礼清楚地记得，为了让信件不超重，他只用一张信纸，“先给妻子写两句，在后面要留出一大块空白的地方，给大孩子写两句，再给小孩子写两句，这样一封信才算完成。”

一字一句，纸短情长，一页信纸里浓缩了对一家人的思念。那时，顾俊礼经常会盼望收到小女儿的来信，她会花很多心思逗远在德国的父亲开心——在信纸上留下个红彤彤的口红印，代表“亲亲爸爸”，诸如此类。

“但是，这些信件在几次搬家中都遗失了”，顾俊礼难掩失望。见字如面，一封又一封简短的越洋家书，饱含着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

一桌年夜饭话团圆

1983年，被称为“春晚元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正式亮相。此时，曾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夏颖奇正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那年春节，他在渥太华吃了一顿记忆中最简单也最难忘的年夜饭。

夏颖奇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教育部奖学金，留学那几年，学习和做实验近乎填满了他所有的生活。在他的计划表里，一周7天，按照早中晚分成3个单元，总共是21个单元，只有周末会拿出两个单元的时间来处理日常性事务。“我们在国外的时候，身边连本带农历的年历都没有，究竟大年三十是几月几号有时候也并不清楚。”1983年的春节，是他认真算好日子提前记在心里的。

“家人在国内团聚，我们在国外也不能完全不过啊。”置办好饺子皮、饺子馅，当天晚上，夏颖奇和来自武汉研究院的室友忙活起来，包了四五个人都管够的饺子。他边准备边打电话张罗，想把附近的几名中国留学生招呼到一起，共同过年。

电话打给一位姓孙的女老师时，她已经准备关灯休息，一开始并不清楚夏颖奇来电的用意，“我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啊，孙老师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顿饺子吧’，说完之后，电话那头忽然就安静了，很久没有声音。隔了一会儿，我听到她在啜泣，她不知道那天是过年啊。”时隔多年，但关于那晚的一切，夏颖奇仍历历在目，“在国内，没有人会不知道大年三十是哪天，谁会忘了过年啊。”

5个人，整盆的饺子，几道凉菜，40几岁的孙老师进门的时候脸上还挂着泪痕。每个人端着自己的小碗，吃光了所有的饺子。那时，北京时间已是大年初一的中午，而在渥太华的一间普通公寓里，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年夜饭吃得正香。他们聊到半夜，“我们虽然彼此聊着天，但其实每个人心底都在思念着在国内的父母、爱人和孩子。”夏颖奇说，四五个月之后，教育部将第一届春晚的录像带送到使馆，再由使馆分发，最终传到了留学生手里。

“真是爱看，看完一遍我们又重播一遍，结束之后还想再看。”已是夏天，留学生们搞了个聚会专门为了来看春晚，天气已逐渐炎热，录像带里春节的热闹和欢喜却仿佛触手可及，与国内每一个相关的片段，大家都不想错过。

对那时的留学生来说，没有太多时间留给思念。国与家都在远方，早日学成，便能早点回家。

一通电话越千山

一纸家信，一来一回，就是1个多月。对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刘纪华来说，写信“太不解渴”。她在1991年到达澳大利亚，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两年后，又从澳大利亚去了美国。

每个星期天，在上午10时左右，北京时间已渐入深夜，刘纪华就开始了与自己的“较劲”——电话，打还是不打？“我心里面特别痒痒，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的，也下不了决心。”犹豫的原因还是因为费用，刘纪华回忆说，1分钟将近五六美元的话费，对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后来我就决定了，宁肯少吃点饭也要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拨通了，她的心情却五味杂陈，嘱咐孩子好好学习、家人注意身体。这通几分钟的电话一结束，挡不住心中的难过。

要是赶上过节，电话忙线就成了常有的事，“像大年三十这样的日子，在国外的人都想给家里打个电话，线路忙得根本打不通，你就得耐着性子反复打。这边拨过去或者家里打过来，哪边通了算哪边。”她说。在通讯网络远不像今天这样发达的年月里，越洋几分钟里短暂的乡音，情真意切，是海外学子在外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精神支撑。

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让越洋通讯进入了新纪元。“如今的留学生多幸福啊，随时都可以与家里人视频，他们可以更安心地在国外完成学业。”谈及如今便捷的通讯方式，刘纪华言语中满是羡慕。现在的留学生，即使没有假期，无法回国与家人团聚，也能通过微信、网络视频等多种方式，真正实现“天涯共此时”。曾经的纸短情长，如今的实时视频。时代在变，不变的是思乡之情；科技手段在变，不变的是对年味儿的渴望和无论在哪里，都想与家人团圆的心。

欧美同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京举行

本报电（记者**孙亚慧**）近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陈竺作工作报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邹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丕君主持会议。

陈竺指出，2018年欧美同学会围绕“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和“民间外交生力军”等三方面积极创新活动载体，着力为留学人员发挥作用搭建了平台。去年，欧美同学会举办了“首届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大会”“海归创新创业广州峰会”“2018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第17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在吸引众多海归参与、助推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的同时，也在助力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取得实效。与此同时，在继续帮助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积极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基础上，也将帮扶工作延伸到甘肃和宁夏，动员和组织60余位留学人员先后分赴甘肃渭源县北寨镇、文县和宁夏西吉县硝河乡开展脱贫攻坚调研和帮扶活动。通过举办“第三届中法文化论坛”等活动，留学归国人员利用多种机会积极向外讲述中国故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据了解，今年欧美同学会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留学人员中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祖国听我说”等有奖征文活动。同时，将延续之前系列品牌活动的火热势头，更好地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

余洪波：未来我要去戛纳

刘 奇

余洪波曾留学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和巴黎第一大学。2018年，他的电影作品《美丽》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中获得3项奖项提名，电影女主角池韵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留学经历，使余洪波的“电影梦”渐渐实现了。

华山归来，立志做电影

2002年，余洪波离开家乡江西来到山东，在烟台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攻读本科学位。大二时，他给自己规划了一次去华山的旅行，壮丽的自然风光深深感染了他。这次旅行结束后，余洪波对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划——跟着自己内心的方向走，去学电影、做电影。

从华山归来之后，余洪波好像变了一个人。他每天泡在自习室里，早出晚归，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看电影、写影评、学习专业的电影知识，他立志要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我不仅要考电影学院，未来我还要去戛纳。”当他跟同学说出自己的未来规划时，不少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尽管遭遇不理解，但余洪波依然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勇敢前进。

留学法国，考取双硕士学位

追寻梦想的道路并不顺利，在两次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失利后，余洪波做出了一个让身边人一开始难以理解的决定：出国留学，去法国学习电影。“人的一生很短暂，努力追寻梦想就不会后悔。”他这样跟家人解释自己申请出国学电影的原因。

由于本科所学专业与电影无关，余洪波申请了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我现在回想起写论文时的那些法语、那些金融数字，仍然印象深刻，真不知道当时那些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也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余洪波回忆道。那段时间里，他一边学习国际金融专业，一边在电影领域广泛实践，为以后申请学习电影相关专业积累经历。

拿到艾克斯-马赛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学位后，余洪波决定申请电影相关专业，再读一个硕士学位。深知这次机会重要性的他，决定拿出自己参与发行的电影作品《垃圾围城》作为申请材料，凭借着近10年对电影的钻研与热爱，余洪波终于赢得了导师的青睐，申请到赴巴黎第一大学学习电影制片管理专业的机会。

在巴黎第一大学学习期间，余洪波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海外电影行业的顶尖人才，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电影制作方面的知识。2012年，余洪波毕业后，先后获得了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和法国拉加代尔集团工作的机会。

回国创业，目标入围戛纳

2015年9月，出于对国内电影市场前景的积极预测，余洪波决定回国创业，他和几位投资人在北京创立了牧影映画（北京）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自己担任首席执行官和电影制片人。余洪波希望把内容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致力于开发原创影视项目。在他看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制片人并不容易，“制片人要能够整合所有资源，把控剧本、拍摄、后期制作、发行等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如何把300万的投资成本花出500万的制作效果，这是能力，也是一门艺术”。

谈及未来目标，余洪波说：“我希望可以做一部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电影”，这是他在本科期间就有的梦想。

如今，余洪波的公司已经出品了十几部电影，其中两部作品入围韩国釜山电影节。“我们应该始终对电影怀有敬畏之心，这样做出来的电影才能够更加纯粹。虽然这条路很难，但我会坚持走下去。”余洪波说。

图为余洪波（左二）作为电影《美丽》的主创人员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

春节到 海归有什么小愿望？

陈雨兵

图①为王弘
图②为管祖光
图③为胡劲之

谈事业
——市场、产品、资金都更好

管祖光是瑞典隆德大学的博士，2015年他回国成立了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城市空气质量监测和精细化管理，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环境管理工作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谈到新年愿望，他希望2019年能把公司产品拓展到更多城市，有更高的市场覆盖率。“过去我们主要做空气质量管理，今年我们将推出地表水质量管理的新产品。新的一年里，希望新产品能有一定突破。”管祖光说。

王弘曾留学加拿大，2009年，她创立了辽宁弘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起了蛹虫草的生意，2016年，公司在新三板挂牌。谈及未来，王弘说：“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公司做到产融结合，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走重组并购之路。”新的一年，她希望能并购下游企业，也希望能在重组并购方面与国有资本联合。

胡劲之曾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求学，获得应用生物技术专业硕士学位。2014年，他回国创办了岩之澜（北京）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国外医疗设备、耗材、试剂的进口和销售。展望2019年的企业发展，胡劲之希望公司有健康的资金链。在他看来，账期的长短和上下游产业的整体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只有整个产业稳健发展，相关企业的账期才会缩短。胡劲之补充道：“很多海归在回国创业的初期不重视账期，但随着公司的深入发展，账期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

谈家庭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当笔者询问王弘的新年愿望时，她脱口而出：“当然是家庭幸福、平安，老人身体健康，孩子事业成功。”虽然工作繁忙，但她还是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王弘说：“虽然工作忙，陪父母的时间少一些，但我每天都跟他们通电话或者发微信，只要有空就会去看望他们。”

2019年，管祖光希望能更多地陪伴孩子。笔者翻看管祖光发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他分享的只有两类内容，一类是行业或公司相关的新闻和文章，另一类就是“晒娃”。儿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发了3条短视频和两张照片记录当时的有趣场景。3年前，管祖光的儿子在石家庄出生，一出生便患上了新生儿肺炎，在重症监护病房一呆便是3个月。“我记得特别清楚，儿子出生的那天，石家庄的雾霾很严重。”管祖光说：“我是搞环保的，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天气中，我很内疚。”他给孩子起名“天清”，以寄托希望：“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更好的自然环境下成长，天更蓝、水更清，民众对生活环境的幸福感更强。”

谈自己
——身体健康是基础

胡劲之的新春愿望之一便是身体健康，他说：“我每年都会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在干事业的同时，把身体和家庭放在第一位。创业不是只做3年、5年的事，而是要做好30年、50年的事。所以身体健康是创业的基础。”

2019年，胡劲之准备从积极锻炼身体和注意饮食健康两方面入手，打网球是胡劲之坚持多年的爱好，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一年打100场网球赛，平均每3天打一场。“健康饮食也很重要，要有节制。”胡劲之补充说。“现在，随着人们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和客户吃饭时，拼命劝酒的情况越来越少了，大家的共同愿望是把合作谈好、把第三方服务做好。”胡劲之说。